

阿让山

天歌
著





長江出版傳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让山 / 天歌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54-7929-7

I . ①阿… II . ①天…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589 号

责任编辑 : 何性松

责任校对 : 陈 琪

封面设计 : 莲 子

责任印制 :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 430070

发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60

<http://www.clap.com>

印刷 : 武汉华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 23.5 插页 : 2 页

版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303 千字

定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那一世
16	哪吒三太子
33	血玲珑
49	老鼠精
66	孙猴子的毫毛
85	王母娘娘
102	大荒山
118	八仙过海
135	海龙藤
151	金箍棒
168	二郎神
185	哮天犬
201	燃灯古佛
218	朝水节
233	昆仑之阳
249	佛手
267	玉皇大帝
285	望乡台
302	天龙八部
319	灵山
336	阿让山
355	春天

那一世

—

风雨如晦，天地凄迷，三界都乱了。

青桐伫立良久，她想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话，那人间已经乱了很久了，也许是十年，也许是百年。她摇了摇头，笑了，从离开兜率宫算起，已经两个月了，在人间，刚好是一个甲子，不是十年，也不是百年。

天宫永远明朗而轩豁，她时常从兜率宫经过灵霄宝殿，去御马监找御马小仙，有时也会经过瑶池去蟠桃园，那里永远枝繁叶茂，一片青葱，而且会有仙娥乘风飘举，来来回回。她看着她们，也时常有一起飞旋舞蹈的冲动，但又总是忍住，她瞧不起南天门下那几个鵠鵠门将，她看不见他们，但她知道，他们会随时幻化现形，挡住她的去路。

南天门前总有成群的禽鸟飞鸣翔集，他们就和它们混在一起。她想起当年孙大圣一个筋斗云翻到天宫，只身挑战天庭威仪时，她可笑当时他们的瑟缩样子，她没有亲见，但时常听佐瑞说起：十万天兵哪！戈戟铠甲的辉光，直冲九天，成排成列的鼙鼓，响彻云霄，持国、广目、增长、多闻四王，风雨雷电四神，那该是何等的威势！可是孙大圣还不是来去自如，毫发无伤！

对了，还有李靖天王和哪吒，她叫他哪吒时，佐瑞总会偷偷抿嘴，斜眼觑她，终要忍不住去掐她时，她咯咯笑着避开佐瑞，跑得远远的。

佐瑞喜欢哪吒，那是她心中的三太子，可青桐还是叫她哪吒！哪吒，

哪吒，哪吒。

佐瑞安静下来，她的双眼睫毛一闪一闪地动，好像是彩蝶的双翼。

她喜欢哪吒吧，青桐早看出来了，可是她知道佐瑞的三太子永远都不会在意她们这些低微的药司仙女的感情，或许他们是全知全能的神，可是她想，那他为什么听不见自己的呼喊，哪吒！哪吒！

三界乱了，人间受殃，到处都是凶氛邪气，佐瑞急急地告诉她，四大部洲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上古封印的镇妖禁制被解开了，凶恶的妖王冲天而出，逃向四大部洲。

佐瑞偷偷地看了看四周，终于撇了撇嘴。天庭有耳报神，整天扯着一双顺风耳探听着三界的声响，但佐瑞并不十分在意，她似乎什么也不怕。

佐瑞最终还是忍不住告诉了青桐。夜里她看到王母宫里荧光闪动，经久不息，王母一定是再次开启了太古宝鉴，她也许又在寻找着金箍棒和枯骨刀的下落！或许又在……在镜中打量着自己的容颜和威仪。

三界乱了，妖王出世，可青桐看得出佐瑞脸上掩不住的喜意，她想如果三界乱了，人间就要受殃，天庭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或许又要遣天兵出征，而那时候佐瑞又能再次见到哪吒三太子了。

许多人认为仙子每天过得很快乐，不愁衣食、没有悲喜。

青桐常想，如果不是遇到月老，佐瑞一定要比现在快乐。可是她们偏偏遇到他。他说人间的每对男女都要配姻成对，一旦他红线牵足，异地他乡也不能逃开，他们终究会生活在一起，这都是命定，这就是姻缘簿！

佐瑞问他，“姻缘簿真能管住每个人的姻缘？”

月老微笑不语。

“那你帮我看看，江白这个人最后要娶哪个女子？”

“人间叫江白的共有三百八十六个，傻丫头自己去看便了。”月老醉倒，鼾声如雷。

佐瑞无休无止地翻着姻缘簿。

那里没有她要找的男人，也没有她要找的女人。

姻缘簿上没有神的名字。

二

蟠桃园的桃子熟了。

蟠桃园里每天都有新成熟的桃子，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有的花绽枝头，有的碧叶红桃，已经可以采摘了。

佐瑞手攀着一枝桃花，把自己的裙裾托起来，扭着身子飘动。她扭着头问青桐，江白和璐如会不会已经相遇了。

那是她所记住的一个江白和一个璐如。

青桐暗笑，她不回答，她微笑着看佐瑞，“要说三界乱了，妖孽横行，为什么天庭一直不见响动，放任不管呢？”

“是啊是啊，如果天兵出征，老君就会像当年天兵征讨孙大圣一样，招八千童子，八千仙子来炼丹了，可是他老人家一点也不着急啊！”

青桐笑着问她：“你没去过斩妖台么！你没见那金光灿灿的缚仙绳早已锈迹斑斑了！三千大千世界，千劫万世轮回，何时再出过孙大圣那样的人物！”

青桐不禁神往。

佐瑞不悦：“又是孙大圣！孙大圣又怎么样呢，没父没母也没一个师父，充其量只是一只野猴子！”

青桐微笑不语，佐瑞突然明白过来，怅然若失。

如果不是孙大圣那样的人物出世，又何须三太子亲征。既然不是三太子亲征，那么她也就要继续悬望，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他一面了。

青桐心想，神与神相见，也是这般作难，神与人相见呢，也许就更难。

她不知道，也不愿意想，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多少善男信女日夜祈祝，焚香叩头，希望自己的愿望上达天庭，可是又有谁的心思能真正到得了神的那里？她可笑每年人间的灶王爷上天奏事，仅仅只是在凌霄殿前吃一顿御宴，连玉帝和王母的面都见不上，他们就随便分散在各个天宫衙门，交割一年的账簿。而那些账簿不过又让衙隶们用小车子推着，再送到兜率宫来烧化，有时候要排好长的队，引得凤凰呀呀地追着他们排成的队伍飞，绕几圈后，见没什么稀奇，再又呀呀地高飞而去，它们的翅膀像垂天的云霓，霞彩灿烂，不可名状。

佐瑞问青桐，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孙大圣相比！

青桐想，当然没有吧，孙大圣的身世从来都是三界的秘密，也许只有如来和玉皇知道，老君说那都是乾坤命定，他说乾坤也有命。既然乾坤也有命，那么神、魔、仙、鬼是不是都有命！那么，她们这些仙子呢，是不是也有命！是不是也有身世？

佐瑞说，有身世真好，有父母有子女，有兄弟姐妹，就像这些账簿上记着的这样。佐瑞总爱翻弄这些东西，她拿着一册账簿，突然咯咯笑起来，在青桐眼里，她就是一个疯丫头！

她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一家，周家这个女子竟然生了十一个子女，她竟然有六十个后辈。”

她笑了半天，突然问青桐：“你看，这样不是挺好么，她竟然可以生十一个子女啊。”

青桐终于忍不住了，她敲了敲佐瑞的额头：“这个女子已经是八十一岁的老太婆，她当然可以有六十个后辈，也可以生养十一个子女，她的十一个子女都会按姻缘簿上的记载，找到与自己白头到老的人，那当然是很好了。”

佐瑞笑着来追打青桐，青桐反手抢了她手里的簿册，想要扔进八卦炉里去，却又被佐瑞抢了回去。

她说：“你看，真的是天下大乱了，这样的事情，天宫也会不顾不问么！”

青桐接过了册子，那上面记载着一段话：“阿让山有精怪成形，每化大蛇，残害人畜，九十七人死于妖孽之口。”

人间总有许多冤死鬼，生死簿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终日在荒山野岭游荡，最后魂魄皆尽，化为乌有！

佐瑞怔怔出神：“他们既然是枉死，既然幽冥地府的生死簿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天地间的游魂，那么为什么姻缘簿上却有他们的名字？既然这个江白已经被妖精害死，璐如又怎么办呢！”

青桐道：“生死簿上没名字，姻缘簿上必然也没有名字，这一个江白未必就是你看到的姻缘簿上的那个江白啊！为什么要大惊小怪，人世间有那么多善男信女，可也有许多数不清的怨男旷夫。世间姻缘，本是一一相应、双双配对，可正是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太多，所以才会常有错配鸳鸯的事情发生，所以也才会有民间数不清的恩爱情仇，如

果你去青丝井边上看，我保管月老仍然酣醉未醒。”

青桐笑了笑，逗佐瑞道：“你没见月老的鼻子红得快跟蟠桃一样了么！”

佐瑞恨恨地跺脚，青桐知道她恨这个糟老头子。

其实，她并不知道，青桐也恨！

三

又有一批丹药将要出炉了。

青桐让佐瑞去御马小仙那里取一些马勃合药。

可是佐瑞却没有回来，青桐听见宫门口的貔貅不安的嘶鸣，青桐摸摸它的头，让它安分下来，它转头望着青桐，灵兽的眼睛里有一泓白汪汪的东西，那不是泪，是它要说的话，青桐轻轻蘸一点，放在风里，又吹了一口气。

它忽然化开，幻成一幅图画：那是一座山，一座壁立千仞、峭拔陡峻的山。山下有屋宇，有田畴，有人烟。但是这一切都被浓重的妖氛包围着；图画突然散了，化成一条巨蟒，张着血盆大口，突然向青桐眼前扑来，她挥了挥衣袖，图画不见了，可她的心却已凝结成冰，跌到了谷底。

她急忙回到屋子里，可是一切已无法挽回了，她的雕弓不见了，她想，必然是佐瑞拿走了它。

她心急如焚，拿出了一直藏在袖里的书册，淡黄的绢页上写着两个名字：佐瑞、巴卡。

这是一页姻缘簿，神的名字没记在姻缘簿上，可是佐瑞的名字却清楚地写在那里，佐瑞，天宫，药司仙女；巴卡，阳世，樵夫。

青桐心里隐隐一痛。无论佐瑞如何爱恋着哪吒三太子，哪吒三太子的生命也绝不会和她的生命有所联系。天宫岂非和人间一样，仙子与凡人有什么区别！如果仍然挣脱不了爱的束缚，一律要经受爱的痛苦，又何必要修炼成仙，又何必求道！

她打开了一个盒子，那是她的剑匣，宝剑光寒，砭人肌骨。

她握住剑柄，宝剑嗡嗡作响，又猛地抖直，有一道光芒如水一样绕着宝剑流动不息，秋水剑，真是一把好剑！

室内突然暗了下来，门前张望的鹤突然跃起，飞高，唳叫。青桐转身，怒目看着闯进屋子里的人。

“我知道佐瑞私自下凡了，可是你不能去！你要知道，以你的法力，别说斗杀妖王，你连南天门只怕也闯不出去！”

“可是佐瑞却已下凡！”

“佐瑞下凡是因为她有一段尘缘，命定的尘缘，无法逃开！”

青桐心里不由一声冷笑，仙子有尘缘，你自己岂不是也有尘缘，虽然你的尘缘已尽，虽然你也曾饱经忧患、浴火重生，可也正因为如此，你才是这般冷漠无情，你并不是不知道佐瑞的心思，你并不是听不见佐瑞的呼唤！可你仍然冷漠无情。

他说：“你知道这是她的命，无论她是凡人还是仙子！”

青桐心想，她当然是仙子，佐瑞是天宫最美的仙子！

“哪怕你有秋水剑，哪怕你有貔貅，你也闯不出南天门！”

青桐道：“我不能！可是你能！”

“你要我触犯天条？你要我带你私自下界去斗杀妖王？”

青桐轩眉：“多谢！我只需你助我闯过南天门！”

来人深皱着眉头：“你难道不知道，自从孙大圣当年打破南天门，南天门前永远都结着诛仙阵，那满天如乌云一样的雀鸟乃是可以轻松诛杀八路神仙的太古异灵——饕餮，更不用说这几百年来南天门的城门领忍辱苦修，法力大超从前，即便有我相助，只怕未必闯得下界！况且……”

“天界放佐瑞下凡，自然不受律条追究，可是你……闯过南天门，下凡入世，终究有一天要被绑上斩妖台，雷霆击身，霹雳摧心！”

青桐望着他，她想起了她的前生，想起了忘川河的水，汤汤不绝，亘古不变地缓缓流淌。

千万恨，恨不绝，前尘往事情难舍

生死别，两消磨，于今犹记忘川歌

四

青山如黛，白雾如缥，多么美丽的山川啊！

青桐听见小鸟的啼鸣、蟋蟀的歌唱，听见山里樵夫伐木的斧声；她看见风从山的那边吹拂过来，她看见青翠的麦穗一排排低下头；她闻到了人间烟火味，闻到了凡间人家饭菜的馨香。

她轻轻地闭着眼，又记起了南天门前的大战。

南天门前的天鼓再一次被擂响了，诛仙阵织出死亡的剑网，她看见饕餮庞大的身躯在滚动，她感到狰狞巨口里的涎水滴入脖颈时的潮热；她的秋水剑刺入饕餮的身体，它们如青烟化尽，却再次重聚成形，向她兜头扑下。千百只身长巨翅的畜生，它们身影遮蔽了明亮的天空，它们口中喷出的涎气，把南天门外的五彩云霞染成了翻卷的乌云，把光明的天庭变成了死亡的大海。

三太子！你不是曾经闹过东海么！把你的乾坤圈抖起来啊！哪吒！你不是具有不死之身么！你的红绫呢！天宫里的安逸日子难道让你丧失了往日的神威么！

哪吒啊！你这个胆小鬼！佐瑞那样爱你！是啊，她爱你！

她可是天宫里最美的仙子！你怎么能眼看她丧身在妖王的魔爪之下！她为了人间的爱奔逃下界了！你难道不知道，那是因为、因为她爱你！

.....

这是多么长的一天啊，也许这一人间有了闰月。

那一天的最后，她的记忆里，她终于看到了三太子的红绫，那是一条飞腾的龙，它将她轻轻地托起，送上貔貅的背！

可她还是有点恨他，她心里暗骂：夯货，难道你丢了你的枪！你的圈！你的神通么！

她这样想着，忽然笑了，她心里觉得有点甜蜜，她想起前生的往事。她任人间的轻风吹拂，吹乱她的发、她的衣襟、她女儿的情怀。

.....

巴卡，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樵夫的名字。

青桐不知道佐瑞在哪里，也许只有找到巴卡才能找到佐瑞。

她走在大山中苍老古树的浓荫下，在宁静的山路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鸟兽。她想，它们也许可以自由地生活，远胜过天庭的苍凉苦寂。只是她不知道它们是否也有精魂，是否有心，是否也有挣不脱的命运和无穷无尽的爱恨情仇。

她的剑鸣响示警，那是一个游荡在山间的野鬼，一个因不能超生，借畜形修炼的野鬼。

它竟然也有它的命，虽然经过千年修炼，能够千变万化，可就在被青桐制住的那一刻，一名樵夫轻松地夺去了它的命。

它的精魂在青桐的手里化成了一粒籽。

万物无形，自然化育，而又复归于自然。

青桐别过脸，她相信这个人能看见自己发髻上的金步摇。

其实，那是她的飞翎箭，是跟花雕弓相配的飞翎箭。

他一定为在深山老林遇见她这样的女子而惊诧，她的面容已在瞬间变成了佐瑞，她看到他脸上的惊愕与欣喜，她相信，无论在神仙还是在凡人眼里，佐瑞都是绝顶美丽的女子。

“我叫巴卡！”

我？我当然叫佐瑞。

青桐心里一阵暗笑。

许多年过去，她仍旧难忘与巴卡相见的情景，她甚至有些嫉妒，为什么自己的名字不叫佐瑞。

人间的男子竟然也这样俊美，这样英武，这样可爱而不拘礼俗。

青桐发现，一个男人爱上你的时候，无论如何你都会觉得喜欢。不管佐瑞会不会爱上巴卡，青桐变化成佐瑞的容颜，并成功地让巴卡爱上了佐瑞。

他当然会爱上佐瑞，因为这个“佐瑞”知道巴卡每时每刻想什么。“佐瑞”不但美丽得“像”仙子，而且会挑水，会烧菜，会缝衣。青桐心想，人们总以为人间的姻缘红线握在一个糟老头子手里，既然这样，为什么她能够让巴卡和佐瑞相爱？难道用什么方式相逢相识与相爱，这也是命定的么！

有时候她会细细端详巴卡，心中老在设想，如果自己就是佐瑞，会不会爱上巴卡！

他看见她笑，问她笑什么，她微笑不语，心想：佐瑞会爱上巴卡。

五

和巴卡在一起的日子，青桐像一个凡间女子，挑水灌园，洗衣做饭。她如春天般生机盎然。她的精魂、心智、体魄还有能力都在蓬勃成长。她以人间的生活享受着生命。巴卡带着她游历他的天下。他带她到河滩捕鱼，到山间打猎，到云间采药。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他让她踩着背采摘崖边上的灵芝，他说灵芝是仙草，吃了灵芝就可以成仙。青桐心中好笑，说如果成了仙，我飞到了天上你怎么办呢！他忽然怔住，忽然对青桐说，你看那是什么？

她转头，什么也没有，等她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圆瞪着眼睛，腮下鼓鼓的，她说你干什么这么坏！他说我把灵芝吃了，我吃了灵芝成了仙，我也不会飞走，看你怎么办！

青桐笑骂他，人怎么能这样坏啊！巴卡，你个恶人！

灵芝不是王母的蟠桃，吃了它顶多只是强身健体罢了。青桐用灵芝煮了一锅汤，她不动声色地喝汤，巴卡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她有心逗笑，说：“咦好怪啊，我的身子怎么轻飘飘的，好像吃了灵芝草，要飞了。”

巴卡神色大变，青桐咯咯直笑。

巴卡有五个妈妈，她们的儿女上山打柴或是采药后，再也没有回来。巴卡说，她们到山那边的村子里去了，那里有一处美丽的仙境，她们不愿意再回来了。你们五个婆婆只好收养我作儿子。

婆婆的眼睛被山里的妖气熏瞎了，巴卡照顾着五个瞎眼的婆婆。他从山里打猎回来，肩膀上满是被猛兽抓破的伤痕，可他笑着给五个婆婆讲他如何在山上捕山鸡，他说山鸡的羽毛美丽极了，像……他看了看青桐，说，像佐瑞。

青桐心里笑了。

她说：“巴卡，你会不会哪一天也去山那边的仙境，从此再也不回来了？”

巴卡望着她，他的眼睛明亮得像天上的星星。他说如果我真的去了山那边的仙境，我就找一个仙子，让她变成佐瑞的模样，然后娶她。

“好坏！”青桐嗔他，可心里却微微一苦。

她心想，你一定会遇见姻缘簿上的那个人，药司仙女，佐瑞，她是天宫最美丽的仙子，她有着金子般美好的心，而自己只不过是变成了佐瑞的样子。

青桐发现，村人总和巴卡悄悄商量着什么。她问巴卡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巴卡说江白打柴未归，本来已经订了一门亲事，姑娘家叫璐如，璐如也已失踪，从此没有再回来，也许他们一起去了山那边的村子。

夜晚降临，星月高挂，青桐便往妖氛最浓最重的地方去探查，她要找到佐瑞，也要找到那只虺虫藏身的地方。

人间的端午节快到了，这是她等的一个日子，她相信哪吒的话，这一天妖王的法力最弱，是铲除它的好机会。可是巴卡硬让她留在家里，他说五个婆婆每个都要为她做一件头帕，而她要不停地给每个婆婆穿丝线，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青的；青的、绿的、蓝的、黄的、红的……

这一天，巴卡和他的伙伴们在河滩的石头上磨刀，他们唱着一支祖先的歌，他们在河边燃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火焰许下誓言。

她远远地望着他，想着一个凡间女子的心事。

她不知道今夜之后，巴卡还会不会记得自己，巴卡也许是集聚族人去寻找江白，但她知道他也许已经丧生于妖孽之口。巴卡远远地望见她，骑着马儿跑过来，他说：“佐瑞，你就像是天上的仙子！等我找了他们回来，我就……”

青桐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马儿却已撒蹄跑开了。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

阿让山啊！这一个夜晚一定会被世人记住。

青桐心想，佐瑞啊，我的好妹妹，无论如何，今晚我都将和你共抗顽敌，用我们女人的冰心去冲决为害人间的一切祸患，哪怕我们的鲜血染红这一方山川；哪怕我们的精魂从此消散，化为乌有；哪怕我们被天庭追责，重新罚入轮回，六道为畜，也在所不惜！

五个婆婆绣着荷包，突然有人开始轻轻啜泣。

青桐努力施展着织云手的法术，她要抽出她们眼里的雾翳，让她们看到她们英俊的巴卡。

可是，青桐的手抽出的全是愁丝，老婆婆的眼角，慢慢沁出一滴眼泪……

她轻轻为老婆婆抹去泪水，那滴泪化在风里。

那是一幅图画。一条三头巨蟒缠绕着一座山峰，巨蟒的毒信子，像苍天的招魂手，披刮过来又披刮过去，风云变色，草木尽焦。人们在巴卡的带领下举着刀、斧，冲锋向前，他们弯弓搭箭，矢如飞蝗，和巨蟒作着生死决战。

原来巴卡说的打老虎，是要带领族人去和蛇妖决战。

凡人啊！善良、勇敢、诚实的凡人。

青桐的眼睛忽然湿了，她流下此生的第一滴泪。

她说，仙子不能流泪，流一滴泪便少一分修行，修行耗尽，便化作一粒仙的精魂，可是她还是任由泪落，滴落风中。

六

阿让山一片青葱，山峰间流云舒卷，宛若仙境。

它当然是仙境，只要有那一池碧水，它就永远有仙的灵气。

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往事被人们口耳相传，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阿让山和阿让山上的巴卡，也不会忘记佐瑞仙女。

那一战，三界妖王召唤出这一地所有的狐精野怪、木魈山鬼，它们从天空、从地下、从山间像滔滔浊浪一样涌出来，扑向人群，妖王的目光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佐瑞的裙裾。她挥舞着雕弓不断射出箭矢，她的箭旋风一样绕着妖王疾转，它口中吐出的妖瘴像茧一样一层层缠缚住她。妖身伸出了手，他的手中握着的竟然是枯骨刀。天色骤然昏暗，隐隐传来风雷之声，仿佛带着万千恶鬼最狠毒的诅咒。那一刻，想必天宫也被震动，妖王目光中的闪电不断被集束到那一把诡异飘忽的枯骨刀上，夺尽天地神威，狠狠向佐瑞劈下。

妖王幻出人形，嘶声怒喝：“天宫无人，竟然让两名女子来作牺牲，我震散你们的魂魄，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

箭，飞翎箭！

青桐拔箭，只有飞翎箭与花雕弓相配，才能发挥它应有的神威！虽然不足以与枯骨刀抗衡，但必然不会让它震散佐瑞的魂魄。

她把秋水剑横到额前，诵咒祭剑，与她的精魂合一！

她手中的秋水剑开始狂抖，她咬破舌尖，将一口热血喷吐到剑身上，突然间，剑身赤红，剑芒暴长，她将剑抛入空中，青丝带抖直上天，牢牢挽住剑柄。

“丹心铸成秋水碧，精钢化作绕指柔！”

佐瑞将雕弓抛出，青桐接住，拔出金簪，迎风抖作明晃晃、光灿灿一把长箭，右脚立定，左脚背起，双手抱定雕弓，以脚扣弦搭箭，引弓如满月。

“盘古弓、夸父箭！”

妖王不能无视这两件神器的威力，他松开佐瑞，转将枯骨刀迎向青桐，高举之后，狠狠劈下。

枯骨刀乃是魔界神器，嗜人血，摄心魂。一刀挥出，九天圣佛也将化为枯骨。

勇敢的巴藏人，他们用沸腾的热血为妖王铺成了一条不归路。青桐和佐瑞在成千上万英勇男儿的帮助下，终于把妖王逼入阿让山的山腹，逼进一个幽深的山洞。

他身上不断流下污浊的血，随着他不住的喘息，血沫从他嘴角不住喷出，巨蟒只是他的幻相，他竟然有人的身体、人的面容、人的眉目。

巴卡自从看到佐瑞后，他的眼睛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佐瑞，而，青桐变回了自己，一个巴卡看也不看一眼的陌生人。

青桐心中苦笑，她想，自己本来就不是佐瑞，本来就只是陌生人。

妖王的笑声像垂死的野兽。他忽然大笑：“既然枯骨刀已经现身，三界再无一刻安宁，玉皇老儿也休想睡得安分觉！定海神珍铁已经被孙悟空得了，如今枯骨刀出世，三界大变在即，我看天庭如何收拾！”

“这样的大事，天庭早就明了底细，竟然不派天兵天将下界！我踏遍四海，访得这一处地界，只有在这里才能让枯骨刀与幽冥相通，潜长威力。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封印枯骨刀！你们上了天庭的当！封印枯骨刀需要人、魔、仙、鬼的精魂合而为一，现在我们算是集齐了！”

青桐心里感到淡淡的凉。

他狞笑着，指着自己，魔；指着佐瑞，仙；指着巴卡，人；他慢慢将手指向青桐……鬼！

佐瑞愕然，厉声叱骂：“你胡说！”

妖王哈哈大笑。

佐瑞扑向青桐，她捶打着青桐的肩膀，流出了眼泪：“姐姐，你怎么会是鬼，你是仙子啊……你在天庭啊……你有仙器，你怎么会是鬼啊！”

巴卡的眼里全是怜惜，他默默地看着佐瑞，看着这一切，他的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畏葸、软弱、犹豫。佐瑞缓缓放开青桐，她不停地摇头，巴卡扶住了她，她将头伏在巴卡怀里，轻轻抽泣着……

巴卡扳过她的肩膀，温柔地看着她：“佐瑞，你真的是仙子！”

他的心像阿让山一样坚定，他的眼睛里装满了大海一样的深情。他缓缓地脱下了上衣，赤裸他布满伤痕的胸膛。“这是为害巴藏山寨三十多年的蛇妖、凶煞、恶魔！今天我要杀了他！”

巴卡怒吼着：“来吧！恶魔，你再也休想出去，你休想再害人！你休想伤害佐瑞一根头发！”

佐瑞看着他，想要去挡住他的手，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结了死印，那是人间古老的巫术，表示他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

青桐的心微微颤动：巴卡，巴卡！

“巴卡！姐姐！”佐瑞再次扑到青桐的怀里……

“佐瑞，等我杀死这个恶魔，我们就……”巴卡说不下去。

青桐轻轻拿出那册姻缘簿，缓缓递到佐瑞手里。

佐瑞、天界、药司仙女；巴卡、阳世、凡人。

如果……如果有将来，你就娶我，我就嫁你。

七

青桐心思飘飘，不知止于何处。

对，我是鬼，我是不愿喝下孟婆汤的鬼，人要转世轮回，就要过忘川河，忘川河上有奈何桥，奈何桥上有个婆婆，转世前喝了孟婆汤，了前尘旧梦，断前因后果。忘尽一世浮沉得失，一生爱恨情仇；如果不愿意忘记前生往事，就跳入忘川河污浊的波涛之中，为铜蛇铁狗咬噬，受尽折磨不得解脱。千年之后若心念不灭，便可重入人间，寻前生最